

梁溪漫志

上

辰



梁谿漫志

梁谿漫志序

前輩之學不徒爲空言也施之於用然後爲言故掌制作命則言抗疏論諫則言知人安民矢謨則言舍是而有言焉所謂垂世立教者則亦不得已云爾予生無益於時其學迂濶無所可用暇日時以所欲言者記之於紙歲月寢久積而成編因目以漫志嗟夫竟何謂哉顧非有用之言且非有所不得已譬之候蟲逢秋自唵自止識者當亦爲之歎笑邪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梁谿費衮補之序

國史實錄院 牒 國子免解費進士

勘會本院恭奉

聖旨指揮編修

高宗皇帝

孝宗皇帝

光宗皇帝三朝正史今有合申請事開具下項內
一項一今來編修三朝正史合要文臣卿監武臣
刺史以上宗室大將軍應生前事迹墓誌行狀碑
誌奏議文集及前後所得

聖語并 御筆文字等參照修纂及官雖卑或事
有可紀者亦合立傳併乞 朝廷割下諸路轉運
司行下所管州軍監縣鎮嚴限子細搜訪鈔錄申
發赴院以憑參修施行伏候

指揮六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院當院今訪問得國子免解費進士
衮有所著梁谿漫志十卷須至公文

牒請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鈔錄前項所要文字點對無差漏申發赴院

以備參修使用不請違滯故牒

開禧二年二月 日牒

承事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蘇

朝散郎充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周

朝散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譙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史

中奉大夫行軍器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廖

朝奉大夫守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翰林權直徐

朝議大夫試尚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工部侍郎兼吏部郎中陸

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院兼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

奉大夫試尚書都待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司參計官兼侍讀兼湖北西路宣諭使薛奉使

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楊

梁谿漫志目錄

卷第一

本朝殿閣建官

宰輔沿革

廷魁入相

宰相出處

監修提舉國史

宰相父子襲爵

封國當避

三省勘當避諱

樞密置使

都督宣撫等使名

二府總師

同知簽書虛位

功臣號勳官

大禮五使

攝官典禮

時政記

臺諫見政府

卷第二

文武官制

翰苑降詔

學士不草詔

知制誥不試而命

學士帶知制誥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二史扈從

三館館職

祕書省官撰文字

檢校官

百官諡命詞與否

文正諡

臣下姓諡多同

外夷使入朝

知軍州事

都廳簽廳

謁刺

座主門生

卷第三

入閣

元祐黨人

行卷

氏族

王文貞壻入蜀

司馬溫公讀書法

高密辭起復

范淳父字

射鴈堂

閒樂異事

元城了翁表章

王定國記東坡事

卷第四

東坡教人讀檀弓

東坡識任德翁

東坡西湖了官事

東坡改和陶集引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東坡謫居中勇於爲義

東坡緣在東南

東坡卜居陽羨

東坡嬾版

毗陵東坡祠堂記

武臣獻東坡啟

東坡戴笠

東坡荔支詩

東坡用事對偶精切

退之東坡用先後語

東坡文效唐體

東坡錄沿流館詩

石屋洞題名

柳展如論東坡文

貶所敬蘇黃

昌化盛事

侍兒對東坡語

卷第五

優孟孫叔敖歌

史載禍福報應事

古者居室皆稱宮

諸父大人

子者男子通稱

前言往行有所感發

老而能學

溫公論商鞅

辨高祖臥內奪韓信軍

平淮西碑誤

晉史書事鄙陋

論姚崇序進郎吏

鼂錯名如字讀

西漢句讀

西漢溝洫志

作史華實相副

論季布

辨唐太宗臂鷄事

五代典章

老泉贊畫五星

痛飲讀離騷

通鑑不載離騷

四六談塵差誤

莊嶽齊地名

卷第六

成都大成殿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

溫公論碑誌

唐嚴火禁

二唐論宰相

文字用語助

夏英公四六

翟忠惠四六

四六用事

吳丞著書

嬾真子辨太公名

晉人言酒猶兵

地里指掌圖

大觀廷策士

青唐燕山邊賞

道鄉記毗陵後河

江西長老

石刻多失真

唐藩鎮傳敘

退之贈李愿詩

張橫浦讀書

楚詞落英

米元章拜石

孟子之平陸

叵字

論書畫

卷第七

作詩押韻

詩人詠史

作詩當以學

詩作豪語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東坡放魚詩

東坡雪詩

王逢原孔融詩

潘邠老重陽句

孟東野詩

唐詩工靡麗

張文潛詩

詩人用字

杜少陵悶詩

方言入詩

明妃曲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詩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張芸叟詞

詩人相呼

禁東坡文

王左丞同名詩

雍孝聞

二州酒名

三處西湖

毗陵二畫

畫水

卷第八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陳少陽遺文

韓蘄王詞

烈女守節

改德士頌

英雄先見

樹稼靈仝誤

陸宣公哀方書

藥方傳人

聞見後錄論田橫

程文簡碑誌

稱象出牛之智

士人祈閒適

蔡條著書

卷第九

劉高尚事

事有專驗於一數

譚命

江陰士人彊記

本草誤

張文潛粥記

著書稱謂

作字提筆法

何祕監語

官戶雜戶

惟揚澄江

戚氏詞

薛能詩

陳子車殉葬

烏江項羽神

二儒爲僧

天生對

唐重氏族

卷第十

陸鴻漸爲茶所累

范信中

投水屈原

祠廟之訛

伏波崔府君廟

臨安旌忠廟

二相公廟乞夢

蜀僧東明寺題詩

梵志詩

王虛中

惠歷寺輪藏

江東叢祠

作賦贖罪

俚語盜智

梁谿漫志目錄

惠烈宗神靈

以東維風之

其知

其知

其知

其知

其知

其知

其知

梁谿漫志卷第一

費袞補之

本朝殿閣建官

本朝因殿建官今見於除拜者曰觀文曰資政曰端明
觀文本舊延恩殿也慶歷七年以文明殿名犯真廟諡
改爲紫宸明年丁文簡罷政爲紫宸殿學士御史何郟
言紫宸不可爲官稱於是改延恩爲觀文殿置學士然
明道初重建八殿皆易其名已改崇德爲紫宸天和爲
觀文矣資政則自景德中王冀公罷政真宗特置資政

殿學士以寵之至於端明則始於後唐明宗國初改殿
爲文明而學士仍領端明之職太平興國中併改學士
爲文明殿學士雍熙初又改文明殿爲文德明道間改
承明殿曰端明復置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建後又改端
明曰延和然迄無拜文明學士者蓋禁中已無此殿矣
其實與端明本只一殿也此外又有集英殿止置修撰
右文殿政和五年改集賢爲右文始爲集賢院則有學士洎建則易
官爲修撰矣政和四年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殿學士
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直學士五年置宣和殿學士宣

和元年改宣和殿爲保和建官亦同至建炎戊申復以
延康爲端明殿學士述古爲樞密直學士保和之除則
止於宣和之末自龍圖至煥章七閣皆藏祖宗謨訓與
祕閣並建官均號貼職然祕閣有修撰而無待制學士
惟天章閣初止除待制後亦遽止至今不除學士等官
蓋難於稱呼與紫宸之意同也又有翰林侍讀學士侍
講學士自元豐廢而元祐復元符又廢至紹興六年范
元長沖始除翰林侍讀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之下而恩
數如之乾道末職制令刪去密學則八年一除胡承公

世將
至今亦闕不除

宰輔沿革

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爲昭文館大學士次監
修國史次集賢大學士皆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
祐時始只兩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其後或兼或否又置
左右丞以行參知政事之職政和初改左右僕射爲太
少宰靖康復改太少宰爲左右僕射建炎初以左右僕
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爲參

知政事而廢左右丞至乾道末始改僕射爲左右丞相
蓋用漢制云

廷魁入相

自建隆至紹興末廷魁凡八十四人而入相者止六人

呂文穆

蒙正

王文正

曾

李文定

迪

宋元憲

庠

何丞相

棗

梁文靖

克家

而王李梁三相皆再入文穆凡三入云

宰相出處

本朝宰相出處之盛前輩備記之矣自中興至於淳熙

戊申宰相二十八人再入者九人

朱呂秦趙張
湯陳史梁

宋次道

記趙中令以來未五十而相者六人而自建炎以來九
衆范丞相覺民登庸時纔三十二張忠獻三十九秦忠
獻四十二李丞相伯紀四十五其他未五十而相者此
比可數也

監修提舉國史

祖宗時凡三相首相昭文次監修國史次集賢昭文雖
首相始得之然但虛名獨監修國史有職事爲重也若
止除兩相則首相監修趙中令獨相以集賢監修久乃
遷昭文薛文惠沈恭惠並相薛領監修而沈領集賢其

後畢文簡寇忠愨亦然乾興元年令馮魏公專切提舉
監修真宗實錄於是又增提舉之名至天聖中詔王沂
公監修先朝正史又別敕命之提舉於是監修提舉始
分而爲二職矣紹興初呂忠穆公再爲首相差提舉修
國史乞改命輔臣蓋是時但修日歷例指爲國史而提
舉日歷前此亦或命他官故忠穆引辭詔不允初監修
之職自元豐王岐公以來久不以入銜至是始有提舉
之命其後朱忠靖獨相監修趙忠簡張忠獻並相時范
元長修史忠簡以親嫌乞改命忠獻監修忠獻引故事

當命首相忠簡既罷忠獻始帶監修而秦忠獻獨相以
監修兼提舉自是而後凡兩相則首相監修次相提舉
或首相闕而次相已提舉則命參知政事權監修迨次
相轉廳則改充監修而命右相提舉或不拜右相則命
參知政事權提舉相位皆虛則監修提舉悉以參政攝
事云

宰相父子襲爵

呂文靖初封申公其子正獻亦封申韓忠獻初封儀公
其子文定亦封儀本朝父子爲相獨此兩家且襲其爵

亦盛事也

封國當避

嘉祐中胡文恭公建言太宗封晉王至真宗封壽王乃
陞壽爲大國在晉國之下景德三年詔壽宋梁趙四國
自今不得更封而晉反不在禁封之科魏仁浦追封晉
王寇準嘗曰晉是藩邸舊封今以爲贈典非所宜天禧
四年乃封丁謂爲晉公蓋有司之過也陛下建國於昇
宜進爲大國而與晉皆毋得封從之然予嘗考之真宗
始封韓王而曹襄悼富文忠皆封韓公仁宗始封慶國

公而王黼白時中皆封慶公紹興辛酉秦師垣轉廳亦封慶公有司皆失於檢照也隆興元年十二月湯丞相轉廳自榮國亦進封慶乃始辭避詔改封岐云

三省勘當避諱

舊制三省文字下部勘當本謂之勘會嘉祐末曾魯公當國省吏避其父名改爲勘當至今沿襲省中出敕舊用準字輒去其下十字或云蔡京拜相時省吏亦避其父名然王禹玉父亦名準而寇萊公亦嘗作相不知書敕避諱自何時始也近年稍稍復舊

樞密置使

祖宗時樞密置使則有副使置知院則有同知院樞密
知院二者未嘗並除熙寧元年七月陳秀公自大名入
西府時文潞公呂惠穆爲使韓康公邵安簡爲副使神
宗以秀公三至樞府欲稍重其禮乃以爲知院事元樞
並除自此始元豐四年以樞密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官
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紹興丁巳正月詔宥密本兵
之地用武之際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
使其知樞密院事同知院簽書並仍舊於是秦忠獻以

宰相入爲樞密使自後除使者多自知院而遷至於副使則八年除王敏節庶十一年除岳武穆飛自是久不除授矣

都督宣撫等使名

故事二府總師爲宣撫使其次日招討宣撫有副使有判官其次又有制置經制等使中興以來建使爲多大者以宰相爲御營使爲都督或爲宣撫兼處置使次相或執政爲御營副使大將皆爲方面宣撫使亦或爲御營副使或招討使次爲招撫使執政或從官爲大帥者

帶制置大使安撫大使有營田處帶營田大使從官亦
或爲招撫使都統制等官則或爲都巡檢使或充某處
捉殺盜賊制置使或止充捉殺使或裂數州或止一州
爲鎮撫使其名不一惟都督非宰相不除獨趙忠簡公
知樞密院爲之蓋初除川陝宣撫執政謂與蜀中諸帥
使名無異乃亟改爲都督紹興辛巳壬午命執政出使
亦止爲督視隆興癸未張忠獻亦以樞密使爲都督然
前爲相時嘗督師矣明年湯丞相爲都督楊武恭副之
未幾就除都督前此未有蓋其官爲太傅錫爵爲王故

特命之

二府總師

中興外攘之際以宰相執政總師建炎己酉二月首以
呂忠穆公爲同簽樞充江浙制置使是年五月張忠獻
公以樞密同知爲川陝京西湖北路宣撫處置使明年
以京西湖北相去遼遠又已分鎮始全付以川陝之任
紹興壬子四月忠穆以宰相都督江淮等路諸軍開府
於鎮江未幾還闕以朱忠靖爲同都督辭不拜乃以孟
庾權同都督四年八月趙忠簡公以知樞密院爲川陝

宣撫處置使尋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將行而張忠獻公再入西府乃命忠獻行邊五年二月忠簡忠獻並相皆帶都督置司行在所忠獻復出蕩平湖寇六年正月又詔忠獻視師七月再視師以都督行府爲名忠簡特居中總政事中外相應竟不復行也

同知簽書虛位

元豐官制樞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簽書除授雖不皆同時然未嘗頻年虛位紹聖元年五月劉仲馮自簽書出知真定自是不除簽書政和元年九月王襄自同知出

知亳州自是又不除同知宣和六年蔡懋始以同知副
蔡攸凡同知虛位者十三年簽書虛位者三十年政和
間童貫乃以宦寺爲簽書然纔三月遽躡爲領院矣

功臣號勳官

唐文武臣有賜功臣號有勳官本朝因之自神宗不受
尊號吳丞相冲卿因乞罷功臣號馮當世在西府亦言
之遂詔管軍至諸軍班銜內帶功臣者並罷而勳官至
政和中亦罷紹興六年執政議復舊制賜功臣號以示
勸獎於是諸大將以次賜號惟勳官則自紹興癸丑始

命禮部尚書洪擬翰林學士綦密禮討論舊典甲寅歲大理寺丞韓仲通繼以爲言丙辰歲廟堂又請武臣有邊功者帶勳以旌之下吏部立法至庚申歲議者又以爲言復下之有司八年閒凡四議之然卒無賜勳者迄今惟外夷加恩則賜勳如故蓋國初檢校官憲銜與賜勳之類皆襲唐官職故不之改也

大禮五使

本朝郊祀五使沿唐及五代之制大禮使用宰相儀仗使用御史中丞頓遞使又增橋道之名用京尹禮儀使

唐本以太常卿爲之及鹵簿使則以學士及他尚書爲之大中祥

符中東封五使皆命輔臣以重非常之禮天聖二年親郊晏元獻以翰林學士爲儀仗使薛簡肅以御史中丞爲鹵簿使議者以爲非故實治平二年當郊以賈直孺中丞爲鹵簿使賈遂引故事以請乃以爲儀仗使元符郊祀禮儀使以下改差執政官然自後五使自宰執外繼以從官之長或使相爲之

攝官典禮

故事冬至祀圜丘攝太尉掌誓百官攝侍中進玉幣并

奏請致齋及輦輅前奏請政和以左輔右弼易侍中中書令大禮行事以左輔攝事靖康詔三省長官並依元豐官制自是復初紹興癸丑上昭慈諡孟信安以攝太尉奉冊於是權太常少卿江端友言漢唐以來太尉乃三公之官故命宰相執政攝之以重其事政和以後降太尉不得爲三公今雜壓乃在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之下而奉冊寶猶稱攝太尉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兼不以三公奉冊不應典禮遂詔今後攝三公行禮自是皆攝太傅乾道壬辰旣改左右僕射爲丞相刪去侍中中

書尚書二令淳熙初復有詔侍中中書令雖已刪去每
遇大禮並仍攝事貴存舊名以備禮文乙巳之冬舉行
慶壽禮王魯公以首相攝太傅梁鄭公以次相攝侍中
周益公以樞密使攝中書令重盛典也自是率遵行之

時政記

唐故事宰臣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退歸中書惟
知印宰臣得書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館名時
政記其後議者謂所奏事非一端移數刻之久或但記
出已之辭而忘同列之對恐有遺漏乞令宰臣人自爲

記國初以扈蒙之言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然迄不能成書太平興國末直史館胡旦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周顯德中密院置內庭日歷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歷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時政記奏御自昉始端拱二年中書門下建言所錄時政記緣御前殿樞密院以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無由聞知乞差副樞二人鈔錄送中書遂詔樞密副使張宏張齊賢共鈔錄

送中書同修爲一書以授史官然止送中書未得自爲
記也大中祥符五年王欽若陳堯叟在西府乃請別撰
不附中書其後不止宰相與密院凡執政人人皆自爲
書而所記益廣然循襲一季之例或半年始送著作往
往愆期妨於修撰紹興初始命每月終錄送著作院云

臺諫見政府

祖宗時臺諫得見政府而不得自相往來如王沂公親
諭韓魏公近日章疏甚好范文正公爭郭后面與呂許
公辨呂獻可爭濮議面與韓魏公辨司馬溫公乞立皇

子親見魏公納劄子張橫渠至中書見王荆公爭新法
之類韓魏公問陳師道洙司馬近日論何事荅以彼此
臺諫不相往來不知所言何事是已其後臺諫得相往
來而不得見政府呂汲公對簾前以備位執政不敢與
言事官相通遂令范淳父諭旨於劉器之是臺諫已不
可見政府矣蘇子由王彥霖諸公擊呂吉甫會議于興
國浴室院則臺諫相見無所拘也今沿襲此制云

梁谿漫志卷第一

梁谿漫志卷第二

費衮補之

文武官制

文武官制自元豐政和更新其後增改亦不一因合而書之以備稽考云元豐三年初行文臣官制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元祐右銀青光祿大夫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左光祿大夫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光祿大夫六曹

侍郎爲正議大夫通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給事中爲

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爲太中大夫祕書監爲中大夫中

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光祿卿至少府監爲中散大夫

太常至司農少卿爲朝議大夫奉直大夫大觀新置元祐

夫六曹郎中前行爲朝請大夫中行爲朝散大夫後行

爲朝奉大夫員外郎前行爲朝請郎中行及起居舍人

爲朝散郎後行及左右司諫爲朝奉郎左右正言太常

國子博士爲承議郎太常祕書殿中丞著作郎爲奉議

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爲通直郎著作佐郎

大理寺丞爲宣德郎

政和改
宣教

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爲

宣義郎大理評事爲承事郎太常寺大祝奉禮郎爲承

奉郎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爲承務郎崇寧

初又因刑部尚書鄧洵武有請以畱守節察判官換承

直郎節度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換儒林郎畱守節察

推官軍事判官換文林郎防團推官監判官換從事郎

以錄事參軍縣令爲通仕郎以知錄事參軍知縣令爲

登仕郎以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主簿尉爲將仕郎

五年改太廟郊社齋郎爲假將仕郎政和六年又詔舊

將仕郎已入仕不可稱將仕可為迪功郎舊登仕郎為
 修職郎舊通仕郎為從政郎尋又以假版官行於衰世
 姑從版授蓋非真官於是却以此三官易假授官以處
 未入仕者假將仕郎去假字為將仕郎假承務郎為登
 仕郎假承事承奉郎為通仕郎云政和二年易武選官
 名內客省使為通侍大夫延福宮使為正侍大夫宣正
 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履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協忠大夫政和六年增置景福
 殿使為中侍大夫客省使為中亮大夫引進使為中衛
 大夫翊衛大夫政和六年增置親衛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四方館使為

拱衛大夫東上閣門使爲右武大夫正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宣

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履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協忠郎政和六年增置中侍郎政和六年增置

六年增置客省副使爲中亮郎引進副使爲中衛郎翊衛郎

政和六年增置親衛郎政和六年增置拱衛郎政和六年增置東上閣門副使

爲左武郎西上閣門副使爲右武郎皇城使爲武功大

夫宮苑使左右驥驥使內藏庫使爲武德大夫左藏庫

使東作坊使西作坊使爲武定大夫尋改武顯莊宅使六宅

使文思使爲武節大夫內團使洛苑使如京使崇儀使

爲武畧大夫西京左藏庫使爲武經大夫西京作坊使

東西染院使禮賓使爲武義大夫供備庫使爲武翼大

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備庫副使爲武功郎至武翼郎

今呼

武功大夫以下爲正使
武功郎以下爲副使

內殿承制爲敦武郎

淳熙改

內

殿崇班爲修武郎東頭供奉官爲從義郎西頭供奉官

爲秉義郎左侍禁爲忠訓郎右侍禁爲忠翊郎左班殿

直爲成忠郎右班殿直爲成義郎

尋改
保義

三班奉職爲承

節郎三班借職爲承信郎三班差使爲進武校尉三班

借差爲進義校尉下至軍大將等易爲副尉殿侍爲下

班祇應及更醫官各有差

翰苑降詔

故事近臣有所請乞辭免其從與違皆當令學士院降詔建炎掌故者省記凡請乞辭免唯不允者始降詔紹興初呂忠穆公乞二子任在外宮觀趙忠簡公謝任伯乞朝見並從所請而無詔書綦叔厚密禮時爲學士引

故事論之取荆公內制荅富鄭公乞判汝州韓魏公乞判相州東坡內制荅文潞公呂正獻辭免拜安厚卿辭遷官諸允詔以爲據從之尋又言近年急於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禮乃或有如敢遷延重寘典憲指揮非待

賢之道望舉行故事凡六尚書及翰林端明殿學士以
上職任與曾任宰相執政官若自外除授或被召應赴
行在者並令尚書省日下報學士院頒降詔書以示待
遇之禮且使外任近臣有所取信以離其官守制可於
是禮文稍稍復舊

學士不草詔

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駁本朝富鄭公在西掖封還遂國
夫人詞頭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繳元祐間東坡在翰林
當草文潞公呂申公免拜不允批荅及安厚卿辭遷官

宗晟辭起復詔皆以爲未當不卽撰進其所見以奏朝廷多從之蓋學士實代王言視外制爲重命令有所未臆舍人猶得繳還豈親爲內相者顧乃不可固應執奏以示守官之義理則然爾

知制誥不試而命

歐陽公歸田錄載知制誥不試而命者楊文公陳文惠及公凡三人蓋誤也實始於至道三年四月真宗念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乃不試而入西閣自國初以來不試而命者周翰實爲之首而楊公繼之葉少蘊左

丞夢得

避暑錄話乃謂周翰與薛映梁鼎亦皆不試而

用此亦誤映鼎蓋與大年並命者獨大年不試而後命云

學士帶知制誥

翰林學士帶知制誥本於唐制唐自開元末改翰林供奉爲學士院專掌內命號爲內相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但備顧問參侍行幸而已唐自有知制誥以中書舍人或前行正郎爲之本朝亦

自有制誥如錢若水蘇易簡皆自知制誥入爲翰林
學士然唐之學士必帶知制誥之三字者所以別其爲
作文書之學士也若本朝翰林學士未始有不作文書
者則帶知制誥徒成贅爾元豐改官制失於刪去況知
制誥自掌外制天禧末欲罷寇忠愍政事召知制誥晏
元憲示以除目元憲辭以臣掌外制此非臣職是也建
炎元年謝任伯參政克家除翰林學士以知制誥犯祖
名爲言有旨權不繫知制誥三字任伯力辭言翰林學
士祖宗時若兼領他官止與職名同元豐官制旣行專

典內制則必帶知制誥三字此不易之制也詎可輒緣
微臣輕有改革卒辭不拜然元豐以前省臺寺監皆領
空名則固與職名同官制旣行賜之以階而省臺寺監
各還所職則翰林學士自應專典內制矣何必更帶知
制誥三字爲哉任伯第不詳攷爾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北門西掖之除儒者之榮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
章進者世尤指以爲榮熙寧則韓持國崇寧則林彥振
皆嘗直北門紹興初徐師川俯賜出身爲翰林學士任

世初申先蘇仲虎符皆賜出身爲中書舍人而呂居仁

本中賜出身兼掌內外制乾道淳熙以來韓无咎元吉

王嘉叟和劉正夫孝謹皆以門蔭特命攝西掖而劉正

夫有召試之命因力辭言國朝之制詞命之臣皆先試而後命自渡江以來廢而不舉今方修故事恐弗克稱塞雖可其奏然攝詞命幾三年乃罷

二史扈從

二史立螭舊多服綠者謂之一點青其職日記言記動則人主起居之際皆所當侍而遇乘輿行幸未嘗扈從

梁溪漫志卷二
此亦闕文近歲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從駕乃合建官
本意

三館館職

唐三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院是也五代卑陋僅於右
長慶門築屋數十間爲三館國初太平興國二年度地
在昇龍門東北一新之以三館新修書院爲崇文院大
中祥符八年又於左右掖門外建院天禧初詔崇文外
院以三館爲額天聖九年乃徙三館於崇文院前列三
館後建祕閣修史藏書校讎皆其職也中興以來復建

祕書省而三館之職歸之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
本朝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紹興初猶仍此稱蓋舊典也
祕書省官撰文字

故事朝廷有合撰樂章贊頌敕葬軼祭文夏國人使到
驛燕設教坊白語刪潤經詞及回荅高麗書並送祕書
省官撰蓋學士代王言掌大典冊此等瑣細文字付之
館職旣足以重北門之體且所以試三館翰墨之才異
時內外制闕人多於此取之所謂館職儲材意蓋本此

檢校官

檢校官蓋唐制本以為武臣遷轉之階至祖宗時特崇

重之凡文臣為樞密使副必以檢校官兼正官為之大

中祥符五年王冀公欽若以吏部尚書陳文忠堯咨以

戶部尚書為使晁文元當制誤削去檢校太傅詔並存

之自後王景莊嗣宗曹襄悼利用為副樞又用趙韓王

例不帶正官直以檢校太保為之獨太平興國中石元

懿熙載止以戶部尚書充使乾興中錢思公惟演亦以

兵部尚書為使當時以為有司之失檢校之階凡十有

九三少而上有六等後雖樞廷不復帶然自節度使而

遷者必除檢校官蓋節鉞之上止有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遂至少保所以必除檢校官者蓋祖宗重惜名器之深意爲之等級不冝輕畀以三孤之任也自檢校尚書而下亦或以爲散官熙寧中祖無擇責授檢校工部尚書其後東坡黃州之貶亦檢校水部員外郎此比頗多

百官謚命詞與否

故事百官謚不命詞政和以來有不經太常考功議而特賜謚者始命詞紹興三年陳去非參政與義在西掖引故事以請乃詔今後特恩賜謚命詞給告餘給敕其

後應太常考功定諡者亦徑陳乞賜諡例多命詞朝論
以爲言止坐議狀給告雖特恩得諡者亦然然今之從
臣磨勘轉官尚應命詞特恩賜諡乃人主非常之澤所
宜命詞以示褒寵若法應定諡者則當坐議狀給告可
也至淳熙丁未陳魏公賜諡正獻梁鄭公賜諡文靖乃
特詔命詞給告云

文正諡

諡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
以來得此諡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

昉王太尉且皆諡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諡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諡不易得如此其爲厲世之具深矣

臣下姓諡多同

臣下諡多同蓋以節行適相當固難於相避然其間有姓諡皆同者往往稱謂紊亂嘗攷之本朝有兩王文康

溥兩張文定齊賢兩張忠定詠兩陳忠肅權兩劉忠

肅擊兩李忠愍中官舜舉兩朱忠靖諤兩王恭簡巖叟

珙

若水

勝非

剛中

而韓魏公諡忠獻韓宗魏諡忠憲趙閱道諡清獻趙挺之諡清憲字雖不同聲音亦相紊也

外夷使入朝

外夷使入朝所過郡長吏例送迎張安道鎮南京高麗使經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其後韓玉汝鎮穎昌亦言交趾小國其使人將過臣境臣嘗備近弼難以抗禮按元豐中迓以兵官餞以通判使副府謁其犒設令兵官主之請如故事從之仍詔所過郡凡前宰相知判者亦如之蔣穎叔帥熙河西使卒

於中國樞過其境官屬議奠拜穎叔獨曰生見尚不拜
奈何屈膝向死胡乃奠而不拜識者是之故事外夷國
王來朝宰相出笏見之使者則否紹興初麗使入貢宰
相乃出笏見之非故事時翟公異爲參政嘗以爲不可
明年復入貢始檢會張安道例下之經由州郡云

知軍州事

太守謂之知某州軍州事者言一州之軍事州事無所
不統也而或遇朝廷一時推行申嚴之事往往皆以繫
銜如隄岸遞角之類彼旣長是郡則一郡之事皆所當

爲似不須一一入銜也

都廳簽廳

州郡簽廳舊謂之都廳歐陽公尹師魯在錢思公幕中
有都廳閒話是也宣和辛丑尚書省公相廳改爲都廳
內外都廳並行禁止懷安軍奏本軍都廳乞以簽廳爲
名從之詔諸路依此簽廳之名所由始也

謁刺

熙豐間士大夫謁刺與今略同而於年月前加一行云
牒件狀如前謹牒後見政宣間者則去此一行其間有

僧官參監司亦只書實官如提刑宣德之類其末稱裁
旨此風尚淳古焉

座主門生

唐世極重座主門生之禮雖當五代衰亂典章墮壞之
餘然故事相仍此禮猶不敢廢在唐知舉所放進士以
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和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其後知
舉選范質爲第五質後拜相封魯國公官至宮傅皆與
凝同當時以爲榮裴皞久在朝廷宰相馬裔孫桑維翰
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裔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

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亦榮之維翰已作
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問其故皞曰我見桑公於中
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
以爲當

梁谿漫志卷之二

梁谿漫志卷第三

費袞補之

入閣

唐有入閣之制本朝因之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

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
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習見既久遂以入閣爲重
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唐明宗初卽位
御史中丞李琪請復朔望入閣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
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
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
皆不能正故歐陽公譏之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
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自後屢踵而行之太平興國
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閣會雨而止又以入閣舊圖承

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
故事別爲新圖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於
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旣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
獨奏疏其畧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卽唐之含元殿也在
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
殿也今之文德殿卽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朝在漢
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
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
卽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在唐爲上

閣卽隻日長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已南面向明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鉤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卽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閣甚非憲度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爲上閣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卽唐之延英殿是

也爲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常經今
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
聞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正觀故事自天寶兵興
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
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
當奏事卽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
特開紫宸引見臣欲望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
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
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官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

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淳化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閣舊制入閣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太宗以爲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令有司依新定儀制重畫入閣圖有唐朝職官悉改之從東上閣門使魏昭亮之請景祐元年二月知制誥李淑上時政十議其第十議乞修起入閣之儀寶元二年仁宗謂輔臣曰唐有入閣禮今不常行其久廢不講抑不可以行

於今乎於是參知政事宋庠奏疏曰比蒙聖問有唐入
閣之儀今不常行臣退而討尋故事夫入閣乃有唐隻
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謹案唐有大內又有大明
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而謂大內爲西內自高
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制度尤爲華備宮之正南曰
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
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
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
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

御紫宸殿既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若以國朝之制則今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卽須先立仗於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卽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值此爲殊耳故後來論議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閣而叔世離

亂五代草創大昕之制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廢
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或謂之盛禮甚不然
也今之相傳入閣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也如閣門
有儀制敕雜坐圖耳是何足爲希濶之事哉況唐開元
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
閣之儀又以文德殿爲上閣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
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爲精洽竊
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預加商榷以
正舊儀而議者以今之殿閣與唐不同遂不果行至熙

寧三年五月壬子用宋敏求王岐公等議始詔朔望御
文德殿立仗而罷入閣儀入閣之本末如此

元祐黨人

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

理

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

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
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
某在耳元城爲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蓋紹
聖初章子厚蔡京下得志凡元祐人皆籍爲黨無非一
時愿賢七十八人者可指數也其後每得罪於諸人者

鬣鬣附益入籍至崇寧間京悉舉不附已者籍爲元祐
姦黨至三百九人之多於是邪正混殺其非正人而入
元祐黨者蓋十六七也建炎紹興間例加褒贈推恩其
後而議者謂其間多姦邪今日子孫又從而僥倖恩典
遂有詔甄別之

行卷

前輩行卷之禮皆與刺俱入蓋使主人先閱其文而後
見之宣和間蒼梧胡德輝見劉元城尚仍此禮近年以
來率俟相見之時以書啟面投大抵皆求差遣勾私書

干請乞憐之言主人例避謝而入袖退閱一二見其多
此等語往往不復終卷彼方厭其干請安得爲之延譽
士之自處旣輕而先達待士之風至此亦掃地矣

氏族

氏族之譌久矣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亂也此三者實
一姓也自分爲三派寢遠寢忘則爲三姓矣退之所謂
徐與秦俱出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揚子雲於蜀無他
揚今此揚姓不復見亦皆雜於楊矣錢鏐有吳越吳越
之人避其諱以劉去偏傍而爲金王審知據閩閩人避

其諱以沈去水而爲尤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複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則曰馬諸葛則曰葛歐陽則曰歐夏侯則曰侯鮮于則曰于如此之類甚多相承不已複姓又將混於單姓矣唐永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爲于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至今二于無復可辨如豆盧蓋唐大族欽望瑑革皆嘗爲相而此姓今不復見其殆混於盧邪

王文貞壻入蜀

王文貞公爲相長女壻韓忠憲例當守遠郡得洋州公

私語其女曰韓郎入川汝第歸吾家勿憂也吾若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遠適則其爲損不細矣忠憲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予竊謂王公此舉於當國則甚公於處家則似未盡且婦從夫者也死生禍福率當同之今其夫特爲遠郡遽俾其女歸享安佚之樂而使其夫獨被遐征之勞豈所以教爲婦之道哉唐李晟正歲崔氏女歸寧責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卽卻之不得進晟武人尚知此爲公計者政使其女不肖遠適尤當以義責使偕行使人知

公雖父子之愛亦不冝容其私益彰至公之道則於爲國處家之際兩盡其至矣

司馬溫公讀書法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具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

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之

高密辭起復

文選載李令伯乞養親表云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讀者惻然動心元祐三年高密郡王宗晟起復判

大宗正事連章力辭其言亦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東坡時直禁林當草荅詔見其疏而哀之因入劄子乞聽所守詔從之

范淳父字

范淳父內翰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夢得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旣協吉夢又可止訛且與令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淳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

亦猶子路或稱季路是也如何如何予因是推之劉仲
原父貢父錢穆父皆只一字或謂仲原父用程伯休父
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蓋伯仲與甫之類
本語助特後世以便於稱謂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
仲甫子之類爲助者皆取單字蓋亦古之遺意焉爾

射鴈堂

閒樂先生陳公伯修

師錫

在大學與了翁友善一日同

集宗室淄王圃中有鴈陣過相與戲曰明年魁天下者
當中首鴈伯修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了翁不中須臾

又有鴈陣過焉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曰公其後
勝耶了翁曰果然當爲公代其明年徐鐸榜伯修果以
第三人登第後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爲昭慶軍
節度掌書記果相與爲代因名便廳爲射鴈堂先是了
翁將唱第問投子山道者云我作狀元否應曰無時一
有時三了翁惘然莫測是歲時彥魁天下了翁居其三
始悟前語

閒樂異事

閒樂陳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

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
贊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謂曰卿平生論
事章疏可悉錄以進呈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
事郡守賈偉節遣人搜取多已焚滅今恐不能盡記帝
曰能記者錄以進卽有僊官導公至廡下幕中設几案
筆硯有一青冊公方沉吟問僊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
矣開冊示之則平日所草章疏具在雖經焚毀者亦備
載無遺公卽袖以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
覺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頂則十字裂

如小兒頤其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
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子曰此吉夢
其殆有歸詔耶公曰不然豐相之臨終亦夢朝帝蓋永
歸之兆也已而再寢頃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
漆屋三間此棺槨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純臣
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適尊公有狀句挂冠正康彊何乃
爾莫測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旣聞傳呼陳殿院來若已
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
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攜親戚數十人酌酒告別旣

退命諸子子婦皆坐置酒諄諄告戒家人見公無疾而
遽若是愕眙不知所荅迨夜入寢有婢杏香奔告諸子
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跌坐而一
足猶未上命其子爲收之纔畢而終終之七日忽有僧
欲入弔其家以素不之識止之僧云我誠不識公但疇
昔之夜在瓜洲忽夢一官人著朱騎馬導從甚盛凌波
而北人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陳殿院也洎入城見羣
僧來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遺像非有所求也時名
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冕仲裳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

作僊官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凌波應作水中僊蓋謂此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混混流轉者傳說騎箕而爲列星其可信矣

元城了翁表章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爲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爲之改容姦邪爲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

已之而無愠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
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
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
坐貶此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
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不
侔矣

王定國記東坡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李定
鞫治東坡獄正急一日將朝忽於殿門謂同列曰蘇軾

誠奇才也衆莫敢對定曰雖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卽荅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此恐未必然按東坡自熙寧初荆公行新法自是詩語多及新法之不便元豐二年言者論其作詩譏諷遂得罪相距止十年耳不至二三十年也藉使能記二三十年作詩文之因人皆可能似不足爲東坡道也定國記此特愛東坡之過云爾

梁谿漫志卷第三

梁谿漫志卷第四

費衮補之

東坡教人讀檀弓

東坡教人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傳之後學檀弓誠文章之模範凡爲文記事常患意晦而辭不達語雖蔓衍而終不能發明惟檀弓或數句書一事或三句書一事至有兩句而書一事者語極簡而味長事不相涉而意脈貫穿經緯錯綜成自然之文此所以爲可法也

東坡識任德翁

蜀人任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雄鄉里兄弟皆從老蘇遊東坡所謂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者其後在京師有哭遵聖詩云老任況豪俊先子推輩行又云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之齟齬中已有食牛量其子後立朝果著大節卽德翁也東坡眼目高觀人於齟齬間已能如此妙矣夫

東坡西湖了官事

東坡鎮餘杭遇遊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坡則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泛舟絕湖而來飯于普安院徬

徉靈隱天竺間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据案剖決落
筆如風雨分爭辯訟談笑而辨已乃與僚吏劇飲薄晚
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太守有老僧紹興末年九
十餘幼在院爲蒼頭能言之當是時此老之豪氣逸韻
可以想見也

東坡改和陶集引

東坡旣和淵明詩以寄穎濱使爲之引穎濱屬藁寄坡
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明隱居以
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瞻仕

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不甯爲五斗粟一東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此文今人皆以爲穎濱

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宣和間六槐堂蔡康祖
得此藁於穎濱第三子遜因錄以示人始有知者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葛延之在儋耳從東坡遊甚熟坡嘗教之作文字云譬
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
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
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爲文若能立意則古今所有
翕然並起皆赴吾用汝若曉得此便會做文字也又嘗
教之學書云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

不然胸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
從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
此便會作字也嘗爲作龜冠詩送其行葛以語胡蒼梧
蒼梧爲記之此大匠誨人之妙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東坡謫居中勇於爲義

陸宣公謫忠州杜門謝客惟集藥方蓋出而與人交動
作言語之際皆足以招謗故公謹之後人得罪遷徙者
多以此爲法至東坡則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輔爲廣
中提刑東坡與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諸軍闕

營房散居市井窘急作過坡欲令作營屋三百間又薦都監王約指使藍生同幹惠州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漕符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坡以爲嶺南錢荒乞令人戶納錢與米並從其便博羅大火坡以爲林令在式假不當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專牒令修復公宇倉庫仍約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橋坡以爲吏孱而胥橫必四六分分了錢造成一座河樓橋乞選一健幹吏來了此事又與廣帥王敏仲書薦道士鄧守安令引蒲澗水入城免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

官政亦易指以爲恩怨而坡奮然行之不疑其勇於爲義如此謫居尚爾則立朝之際其可以死生禍福動之哉

東坡緣在東南

東坡平生宦遊多在淮浙間其始通守餘杭後又爲守杭人樂其政而公樂其湖山嘗過壽星院恍然記若前身遊歷者其於是邦每有朱仲卿桐鄉之念謫居於黃凡五年移汝旣去黃夜行武昌山上回望東坡聞黃州鼓角淒然泣下賦詩云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

辭遠尋上章乞居常州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疇唱皆以卜居陽羨爲言晚自儋北歸愛龍舒風土欲居焉乃令郡之隱士李惟熙買田以老已而得子由書言桑榆末景忍復離別遂欲北還穎昌作書與惟熙云然某緣在東南終當會合願君志之未易盡言也至儀真乃聞忌之者猶欲攻擊遂不敢兄弟同居竟居毗陵以薨緣在東南之語乃爾明驗古之偉人自能前知所謂有開必先者不假數術也

東坡卜居陽羨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
猶畏而不敢與之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亦喜
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
宅爲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新第旣得日
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村巷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
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
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
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家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

不敢動以至於我而吾子不肖遂舉以售諸人吾今日
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寧不痛心此吾之所以
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
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撫徐謂之曰嫗之舊居乃吾所售
也不必深悲今當以是屋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
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
毗陵不復買宅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憇焉是歲七月
坡竟歿於借居前輩所爲類如此而世多不知獨吾州
傳其事云

東坡嬾版

東坡北歸至儀真得暑疾止於毗陵顧塘橋孫氏之館
氣寢上逆不能臥時晉陵邑大夫陸元光獲侍疾臥內
輟所御嬾版以獻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爲便
竟據是版而終後陸君之子以屬蒼梧胡德輝爲之銘
曰參沒易簣由殪結纓斃而得正匪死實生堂堂東坡
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猶不忍僵昔我邑長君先大夫侍
聞夢奠啟手舉扶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詒萬子孫無曰
不祥之器

毗陵東坡祠堂記

東坡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常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
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唱和有云惠山
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雞
爲忝子來無又云雪芽我爲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
晚自儋耳北還崎嶇萬里徑歸南蘭陵以歿蓋出處窮
達三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吾州者而郡無祠宇莫謁之
所邦人以爲闕文乾道壬辰太守晁彊伯子健來始築
祠於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於士夫家廣摹畫像

或朝服或野服列於壁間而晁侍郎

公武

爲之記其略

曰公武聞諸世父景迂生崇寧間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謗讟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遷擢章子厚之賊害忠良而謂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詆誣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嗚呼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忠清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著述皆誕謾歟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

月滋久耆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
落不傳於是不敢以不能爲解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
祐時起於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
竄朋黨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
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
常侍父之葬非以爲賢從者詈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
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豈少公之意或出於此非耶後
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
迂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記成

彊伯刻石爲二碑一置之郡齋一置之陽羨洞靈觀用
杜元凱之法蓋欲俱傳不朽其措意甚美然東坡公之
名節固自萬世不磨矣

武臣獻東坡啟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樸陋以啟事來獻坡讀之甚
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爲佳句
端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於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於
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者端叔笑謂坡曰視
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

固亦具眼矣卽爲具召之與語甚歡一府皆驚竹坡老人周少隱紫芝聞之李端叔嘗記其事

東坡戴笠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簞笠戴之著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竹坡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迹與公歸物外清風爲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今時亦有畫此者然多俗筆也

東坡荔支詩

東坡食荔支詩有云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櫛黎
麤常疑上句似況此老不應爾後見習閩廣者云自福
州古田縣海口鎮至於海南凡宰上木松檜之外悉雜
植荔支取其枝葉蔭覆彌望不絕此所以有伴松檜之
語也

東坡用事對偶精切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
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

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
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始如天成徐君猷孟亨
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
全語以爲對其通守餘杭日荅高麗使私覲狀云歸時
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
事非外夷使者致饋之故實乎

退之東坡用先後語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
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興祖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

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爲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於此也

東坡文效唐體

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濤瀾奔放豈區區東縛於隄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鳴燕詩序全用四六效唐人體而益工蓋以文爲戲邪

東坡錄沿流館詩

東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儲祥宮碑哲宗親書其額紹

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撰玉局遺文中
有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
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題云紹聖中得
此詩於沿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戲錄之以益篋
笥之藏此詩乃東坡自作蓋寓意儲祥之事特避
禍故託以得之味其句法則可知矣

石屋洞題名

臨安石屋洞崖石上有題名二十五字云陳襄蘇頌孫奕黃灝曾孝章蘇軾同遊熙寧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內

東坡姓名磨去僅存髣髴蓋崇寧黨禍時也

柳展如論東坡文

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闕出文一卷示之曰此
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觀乳泉賦
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詞別出新格次之他文
稱是舅老筆甥敢優劣邪坡歎息以爲知言展如後舉
似洪慶善慶善跋東坡帖具載其語

貶所敬蘇黃

元祐黨禍烈於熾火小人交扇其燄傍觀之君子深畏

其酷惟恐黨人之塵點汙之也而東坡之在儋儋守張中事之甚至且日從叔黨棋以娛東坡洎張解官北歸坡凡三作詩送之魯直之在戎戎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珍調護其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當是之時而二守乃能如此其義氣可書張竟以此坐謫云

昌化盛事

東坡眉人貶昌化任德翁亦眉人後亦貶昌化張才叔贈德翁詩云儋耳百年經僻陋眉山二老繼驅除德翁和云身投魑魅家何在澤遠昆蟲罪未除蘇任兩公同

鄉里同貶所大節相望顧儋耳獨何幸也

侍兒對東坡語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梁谿漫志卷第四

梁谿漫志卷第五

費袞 補之

優孟孫叔敖歌

史記載優孟言孫叔敖事曰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
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
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
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
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
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

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謂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賅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

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史記所載如此予嘗遊浮光
叔敖卽是郡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予得漢延熹
中所立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
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
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

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慷慨高歌涕泣數行

闕一字

投首

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

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

闕一字

而欲有賞必於

潘國下溼堯堯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史載禍福報應事

史書載禍福報應事當示勸懲之意班固書田蚡殺魏其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諍服謝臯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其意蓋謂蚡雖幸逃人戮鬼得而誅之矣故書之所以示戒也唐書載崔器議達奚珣罪抵死後器病叩頭云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賊死有餘罪器守正据法尚何所訴又安能爲正人之厲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書可也

古者居室皆稱宮

古者居室貴賤皆通稱宮初未嘗分別也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爲宮矣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詩寄東坡云欲喚無家一房客五雲樓殿鎖鰲宮而東坡和云印頭莫喚無家客歸掃峨眉一畝宮蓋本諸此

諸父大人

伯叔父謂之諸父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故皆可稱爲父子二疏傳受乃廣之兄子而班固書曰卽日父子俱移

病又今人稱父爲大人而此書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則諸父亦通稱猶孟子之所謂大人者蓋皆尊者之稱爾

子者男子通稱

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間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子字於其上者示特異於常稱曰吾所師者則某子云爾列子乃其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其弟子稱其爲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稱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陳後山以南豐辨

香稱爲子曾子蓋用此法劉夢得自爲傳乃加子於上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誤亦多以自稱或稱其朋友皆失之矣

前言往行有所感發

士大夫多識前言往行豈獨資談柄爲觀美蓋欲施之用也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宜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與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

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
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
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
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之舉蓋
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老而能學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東坡云此事不
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
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予竊

謂年齒寔高而能留意於學此固非易事然於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旣熟見理旣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入所謂溫故知新者人於少年讀書與中年晚年所見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學蓋自有以樂之也

溫公論商鞅

溫公論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作使還爲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予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於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

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庸妄可知矣溫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公於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曉爾

辨高祖臥內奪韓信軍

史記西漢所書高祖卽臥內奪韓信軍事殊可疑且信爲漢名將凡用兵之法敵人動息尚當知之豈有其主夜宿傳舍而軍中不知其斥候不明可想見矣周亞夫屯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今乃使人晨入其臥內稱漢使者至麾召諸將易置其軍而猶不知信方起乃知

獨漢王來大驚則其軍門壁壘蕩然無禁所謂紀律果
安在邪設或敵人倣此而為之其敗亡可立而待也項
羽死高祖又襲奪其軍夫為將而其軍每為襲奪則真
成兒戲爾信號能申軍法恐不應至是也

平淮西碑誤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
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
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
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

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刪去明年平夏一句

晉史書事鄙陋

晉史書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論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蠟屐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僻爾豈可與貪財下俚者同日語哉而作史者必待客見其料財物傾身障簾意未能平方以分勝負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何足以汙史筆尚安論勝負哉許敬宗之徒汙下無識東坡以爲人奴不爲過也

論姚崇序進郎吏

姚崇序進郎吏明皇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
懼趨出高力士侍側曰大臣奏事陛下當面加可否奈
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天下事當進賢退不肖郎
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會力士傳旨省中爲道帝語
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後之論史者亦美之
予謂明皇怠心已兆於此夫官吏雖有崇卑之異然一
吏不肖則一事隳君相共議亦理之常不應以其微而
忽之政使欲示信任之意亦當因是面加開諭使崇曉
然於心豈宜傲睨峻拒忿然不荅則是厭萬幾之繁畏

惡之意已形於外不復顧省矣其後竟委政於李林甫
專擅國柄付邊事於安祿山卒致大亂蓋胎於拒姚崇
之時也

鼂錯名如字讀

鼂錯之名古今皆讀如措字潘岳西征賦云越安陵而
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議仗梁劍於東郭訊
景皇於陽邱爰信讒而矜譎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
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無討茲
沮善而勸惡據此則乃如字讀而前輩初不然不知岳

何所據耶

西漢句讀

西漢極有好語患在讀者亂其句讀去聲如衛青傳云人
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爲一句
生得無笞罵足矣爲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爲伍之
生謂人方奴我平生得無笞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
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爲一句
只移一字在上句便凡近矣

西漢溝洫志

西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讀者多善其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予謂其源蓋出於禹貢自導河積石而下至九州攸同一段纔二百餘字而用東至北至者凡三十餘皆連屬重複讀之初不覺其煩政如崇山峭壁先後崛起愈險愈奇班固蓋法此

作史華實相副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作史者當務華實相副須能摹寫當時情狀如在目前乃爲盡善若惟務語簡則下筆之際必有沒其本意者如始皇見茅焦之時記事者書云王仗劍而坐口正沫出觀口正沫出四字則始皇驚忍虎視之狀赫然可見矣作史之法當然也

論季布

季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殿上皆恐呂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其剛直可知矣曹邱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

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以書諫長君使勿與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曹邱來見初無他說止進諂辭以悅之謂其得聲梁楚間欲游揚其名於天下其姦佞取媚亦猶所以待趙談竇長君耳爲布者當罵而弗與通如袁盎之絕富人可也顧乃大悅引爲上客布至此何謬耶

辨唐太宗臂鷓事

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鷓望見魏證來納之懷證奏事故久不已鷓竟死懷中按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

遯出鷄死握中故開元事播於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
非魏證諫太宗也樂天在當時耳目相接必有据依殆
史之誤抑豈二事皆然適相似邪

五代典章

五季承唐以後雖兵革相尋然去唐未遠制度典章人
猶得以持循如蕭希甫論內宴樞密使不當坐李琪爲
僕射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馬縞趙咸議嫂叔之服
崔稅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經固爭使當時人人能
守唐制如此豈不能久立國乎

老泉贊畫五星

老泉贊吳道子畫五星云妝非今人脣傅黑膏予嘗疑
霄漢星辰之尊而妝飾乃如是之妖何也及觀唐五行
志元和末婦人爲圓髻椎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
烏膏注脣狀若悲啼乃悟唐之俗工作時世妝嫁名道
子以給流俗星辰不如是也

痛飲讀離騷

昔人有云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世往往道其語予常
笑之方痛飲時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乃復攢眉於幽憂

梁溪先生集卷五
悲憤之作而顧稱名士邪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卽時一杯酒真達者之言也

通鑑不載離騷

邵公濟博著書言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純
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
意士欲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
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可與日
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
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於考異

中無之予謂三閭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悲懟形於色
詞揚已露才班固譏其怨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歎之
作非一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若所謂與日月
爭光者特以褒其文詞之美耳溫公之取人必考其終
始大節屈原沈淵蓋非聖人之中道區區絺章繪句之
工亦何足算也

四六談麈差誤

古今人作詩話多矣近世謝景思倅作四六談麈王性
之銓作四六話甚新而奇前未嘗有此然談麈載陳去

非草義陽朱丞相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

宅憂為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為語

忌又云叔祖逍遙公謝顯道也初不入黨籍朱子發震內相

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仍為作謝啟云刻石

刊章偶逃部黨按景思記此二事皆誤宅憂二字乃有

旨令綦處厚貼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貼改也謝顯

道崇寧元年入黨籍至四年立姦黨碑時出籍久矣一

子得致仕恩僅監竹木務而卒故子發為請於朝復得

一子官其奏牘云名在黨籍是也景思記當時所見偶

爾差舛恐誤作史者采取故爲是正之

莊嶽齊地名

孟子論齊語而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注莊嶽齊地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亂伐內宮弗克又陳於嶽注嶽里名也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嶽市爲寄勿擾也嶽字合從嶽音蓋謂嶽市乃齊闔闐之地姦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

梁谿漫志卷第五